8

V
A 171.15
C36

懷腹蒼勁

左傳文苑六卷

魯昭公 名稠襄公子在位二十五年遜于齊在外八年凡三十三年薨于乾侯按謚法威儀恭明曰昭

會虢 元年

按是會也鄭爲墠行昏固爲非禮楚以昏謀鄭何忍心哉圍其不仁之尤者乎卒之子羽包藏禍心之言一出而圍之肝膽立見矣

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於公孫段氏段子石也楚圍娶其女伍舉爲介伍舉即椒舉爲楚圍介副將入館鄭人惡之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於外舍於城外既聘將以衆逆將以兵入迎婦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墠聽命墠音善欲於城外除地爲墠行

不寧作約意頗有意叙第此四字於上則已為陳

伯州犂之言假以大義而子羽之寡蒙其隱心且辭氣溫雅不激不亢使圍終不敢肆其猾險辭令之不已也如是夫

婚禮令尹命大宰伯州犂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豐氏公孫段也撫有而室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莊王圍之祖共王圍之父若野賜之城外為墠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是圍不得從諸卿位列不寧惟是又使圍蒙其先君蒙欺也告先君而來今不得成禮於廟故以為欺先君將不得為寡君老大臣稱老懼辱命而黜退是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恃大國而無備是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楚以兵入逆無乃包藏禍心以圖襲鄭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言已失所恃則諸侯懲恨以距楚君之命

長句累贅却就中取態此于鮮所希

伍舉知其有備一句開鎖得好則子羽包藏禍心之言益為有據矣

頓挫全在為字句旋起前後文勢

語不正腴而曉轉流動頗與戰國相近第終是

楚之命令有壅塞不行所懼惟此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鄭之在楚守館舍人之屬其敢愛豐氏之祧祧遠祖廟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櫜而入櫜弓衣也請逆婦之衆垂弓衣而入以示無弓許之許之入城行禮入逆而出公子圍入鄭逆婦而出遂會于虢會諸國大夫於鄭之虢地尋宋之盟也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于晉楚人先歃是得志於晉今令尹之不信今公子圍之懷詐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如宋盟楚復得志子木之信稱於諸侯猶詐晉而駕焉衷甲行詐以陵駕于晉況不信之尤者乎指子圍楚重得志於晉晉之恥也子相晉國以為盟主於今七年矣再合諸侯襄二十五年會夷儀二十六年會澶淵三合大夫襄二十七年會于宋

三十年會澶淵今年會虢服齊狄襄二十八年齊侯白狄朝晉齊狄服則東方諸侯皆安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襄二十九年城杞之淳于淳于杞地杞遷都焉師徒不頓無所勞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音讀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耻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賜矣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子木稱兵武則有仁人之心武欲弭兵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今我猶是愛人之心楚又行僭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爲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穮是蓘穮芸地除草也蓘耔地壅苗也雖有饑饉必有豐年喻信必有所伸且吾聞之能信不爲人下吾未能也恐未能守信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詩大雅僭不信賊害人信也能爲人則者不爲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爲患我以不能信是爲畏難楚之不信則非所患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舊書宋之盟書楚恐晉先歃故以舊書加於牲上而不歃晉人許之從子圍請三月甲辰楚公子圍設服離衛設君服二人執戈陳於前以自衛離陳也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美服似君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禮國君行有二執戈者在前蔡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公子圍在會時緝蒲爲王殿屋屏蔽以自殊異言既造王宮而居之雖有執戈以居其前無所恠也楚伯州犂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嘗以辭令假借君服於楚君蓋伯州犂聞諸大夫之譏故言假借以飾令尹過鄭行人揮曰假不反矣言子圍雖假借君服將遂爲君必不

此下叙事錯綜歷歷如睹而語語蒼奇子羽若自許恐亦傷太直

歸之君伯州犂曰子姑憂子晳之欲背誕也子謂子羽襄三十年鄭子晳殺伯有背命放誕將爲國難言子且自憂此何爲憂令尹不反哉子羽曰當璧猶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當璧謂弃疾事在襄公十三年言弃疾有當璧之命圍雖假借不歸遂取楚國猶將有難不無愛也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愍矣二子謂王子圍及伯州犂圍此冬便篡位不能自終州犂亦尋爲圍所殺故代爲二子愍憂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子樂矣言不以憂生事事何由成事成則樂故王子圍州犂皆無憂而致樂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何害言先知而爲之備雖有憂患何所損害宋合左師曰大國令小國共吾知共而已知共承大國命令不能知其禍福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吾從之小雅小旻詩卒章義取非惟暴虎馮河之可畏也不敬小人亦危殆王鮒從斯義故不敢

察言四料我禍後舍不樂子羽無獨知四國之爲我即其臣在目中矣

亦屬名言

八憂字亦似有意照下於鍊法尚未盡

議議公子圍退會既會而退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絞而婉絞切也譏子圍似君反謂之美故曰婉宋左師簡而禮無所臧否故曰簡共事大國故曰禮樂王鮒字而敬字愛也不犯凶人所以自愛敬子與子家持之子謂子皮子家即蔡公孫歸生持之言無所取與皆保世之主也此五人者保全世祿之子齊衛陳大夫謂齊國弱衛齊惡陳公子招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以憂爲樂齊子雖憂弗害以憂爲無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三大夫兆憂開憂兆憂能無至乎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物類也察言而知禍福之類八年陳招殺太子國弱齊惡當身各無患

尋盟未退而伐莒取鄆罪宜戮其使叔孫豹不苟敘而慷慨受戮反未趙武之與行道未必無福信矣

趙文子請釋叔孫豹 昭公元年

按季武子興師伐莒是背昔日於虢之盟也宜楚欲戮其使使當時爲豹者納貨於樂王鮒則叔納季危故趙孟知其賢而爲請免

季武子伐莒（武子魯季孫宿）取鄆莒人告於會（以取鄆告於虢之會）楚告於晉（楚子圍告晉趙武）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瀆慢齊一之盟）請戮其使（時魯叔孫在會故欲戮之）樂桓子（桓子樂王鮒也時佐趙武于會）相趙文子欲求貨於叔孫而爲之請（爲叔孫請免其罪）使請帶焉弗與（王鮒難言求賂故以請帶爲辭豹弗與帶）梁其踁曰（豹家臣）貨以藩身子何愛焉（貨財可固身如藩籬何愛貨不愛身）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

全用四字句既傷板拙且文法又多是傳中常用者意雖之終不為妙

既正言以相之後裂裳以共之委出將奉此豹之所以免于戮也

亦厭四字句多於此前章稍錯綜第鑪錘之力未盡尚費冗而不淨緩而不勁

是禍之也何衛之爲人之有牆以蔽惡也（牆爲人蔽內外之惡喻已爲國衛）牆之隙壞誰之咎也衛而惡之（爲國衛而露其惡）吾又甚焉（惡又甚於牆）雖怨季孫（伐莒累已）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叔孫出使季孫守國從來久矣今遇此戮無所怨也）然鮒也賄弗與不已（不與帶不肯止）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言帶褊盡故裂裳示不相逆）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官（心思患難猶言叔出季處）信也圖國忘死貞也謀主三者（謀國而以忠信貞三者爲主）義也有是四者又可戮乎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避難畏威而敬命矣子若免之（子謂公子圍）以勸左右可也若子之群吏

不信叔孫之忠信貞義而但云劝左右請能者意實委婉動听

叔孫所請于楚者有二段以上一段欲其宥善以下一段欲其玄煩看末段收拾自見

叔孫之不行賂苟免其節固可嘉而趙孟為之請免以劝善亦是稱賢

處不避汚出不避難（處國汚辱之事不爲苟避出使患難之事不爲苟免）其何患之有（有臣而忠國復何患）患之所生汚而不治難而不守所由來也能是二者又何患焉不靖其能其誰從之（有賢能若不安靖之必不爲衆所從）魯叔孫豹可謂能矣請免之以靖能者子會而赦有罪（不伐魯）又賞其賢（又赦叔孫以賞其能守節）諸侯誰不欣焉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邇（視楚之遠如在近竟不憚勤勞以事楚國）疆場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言衰世疆場無定主）王霸之令也（三王五霸有令德時）引其封疆而樹之官舉之表旗（表貴賤）而著之制令（使不得相侵犯）過則有刑猶不可壹（過制侵官則有常刑猶不可統一於人心）於是乎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商有姺

此正破其瀆齊盟之意

此最得稍喜切

去煩宥善之語收拾大意完而醒

邳周有徐奄自無令主諸侯遂進狎主齊盟其又可壹乎恤小舍大足以爲盟主又焉用之（用治其侵伐）封疆之削何國蔑有主齊盟者誰能辯焉（辯其是非）吳濮有釁（吳在楚東濮在楚南此設言也）楚之執事豈有顧盟（言必取之）莒之疆事楚勿與知諸侯無煩不亦可乎（言付之不知而無煩諸侯之兵爲可）莒魯爭鄆爲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去煩宥善莫不競勸（去煩細之事宥善良之人則人莫不爭勸於爲善）子其圖之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

口血未乾而速皆盟侵伐暴國有罪於濟盟戮女晉豈交睦之禮哉

句法老蒼

劉定公知趙孟不年（昭公元年）

按定公以庇民望文子用意甚殷而文子以媮懦爲辭喪厥志矣不年之兆故定公深窺其微云

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潁（周景王）館於雒汭劉子曰美哉禹功（見洛雒而思禹治水之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盍亦遠續禹功而大庇民乎（遠慕大禹之功而庇休其民人如大禹）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偷安竊祿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不能念及長久）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人至老當有智識而耄亂反及之）其趙孟之謂乎爲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隸人（自比于賤隸之人）

神怒不歆
並得是的
當議論

左傳文苑

朝不謀夕棄神人矣民爲神主不恤民故神人皆已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神怒不歆其祀民叛不即其事祀事不從又何以年爲此冬趙武卒張本

理正但大實而欠圓妙又語多未鍊亦只以典故傳耳

叙法之神多稍渾勁

子產論晉侯疾 昭公元年

按晉侯求醫和於秦和至曰疾不可爲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趙孟曰何謂蠱和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觀和之論與子產之論相印證云

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爲祟二神爲禍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堯不善二子所爲遷閼伯於商丘主辰商丘朱地主祀辰星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商人湯先相士封商丘因閼伯故國祀星神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

漾論無實
叙事豐贍

服事夏商唐人若劉累等因實沈之國累遷魯縣此在大夏歷夏及商世爲諸侯其季世曰唐叔虞唐人之季世其君曰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邑姜周武王后齊太公之女懷胎爲震大叔成王之弟叔虞夢帝謂已余命而子曰虞余天帝也天取唐君之名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屬諸參星之分野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爲晉星晉居唐地屬參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玄冥師金天氏帝少昊也遠子名昧玄冥水官昧爲水官之長生允格臺駘長曰允格少曰臺駘臺駘能業其官纂父業宣汾洮宣猶通也汾洮二水名障大澤陂障大澤以處太原太原晉陽也臺駘之所居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沈姒

此下益草學

飲食哀樂之事
一句是追寇本
原之論下二段
迴溪詳其失

蓐黃四國臺駘之後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矣滅四國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凡山川之神若臺駘汾神之類則水旱癘疫之災水旱癘疫山川所主也故凡國有此災也於是乎禜之於是禜祭山川之神周禮四日禜祭爲營攢用幣以祈福日月星辰之神若實沈參神之類則霜雪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日月星辰之神又何爲焉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聽國政晝以訪問問可否夕以修令節號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宣徹也勿使有所壅蔽湫底以露其體於是乎至此作一句讀湫集也底滯也露羸也節宣失時則血氣滯而肌體羸露茲心不爽而昏

子產論實沈臺駘無與于晉君之疾而生疾乃至一四時娶同姓此直寡疾之劑惜乎晉侯不能段而叔向亦不能推明以匡其君

亂百度使此心不明爽而神昏識亂以廢百事節度今乃壹之惑於女色而同其四時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不以同姓充嬪御之戒男女同姓雖有生產不能長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同姓之相與先美矣美極則盡盡則生疾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之所慎也男女辯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四姬姬姓嬪御四人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爲也已疾不可治四姬有省猶可進御減省病猶可已無則必生疾矣叔向曰善哉盼未之聞也此皆然矣壹四時取同姓二事皆如所言叔向出行人揮送之送叔向叔向問鄭故焉且問子晳對曰其與幾何將敗不久無禮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上無禮而剛故好陵犯於人怙富而驕故敢卑弱其上弗能久矣爲明年鄭殺公孫黑傳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

子產壯者實沈產駘爲參汾之神可謂博物

是能推晉侯之疾不歸之鬼而歸之能食哀

乘之皆則可謂明理而能但博物者也晉侯

獨以博物目之豈知子產者耶

此篇雖名腴淨大約是左氏常調

秦晉匹也各誼蓋世講矣而必上大夫請者重其事也

措詞懇切

晏嬰使晉 昭公三年

按齊景厚斂民苦虐政況復繁刑益無如矣晏子以踊貴屨賤托規於君可謂因事納忠者矣

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齊景公請於晉復以女繼少姜曰寡君使嬰曰寡人願事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難是以不獲不得自來不腆先君之適不腆厚先君之適女少姜以備內官以備晉君嬪御之內官焜燿寡人之望則又無祿少姜也早世隕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徼福於太公丁公徼要也太公丁公齊先君言結昏於齊則先君與之福也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適夫人之女及遺姑姊妹遺餘也若而人言如

詞更溫雅

緣論誰若不諱國惡於史誠愍懿之風猶可想見

常人不敢自譽其美君若不弃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振整選擇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儷在縗絰之中是以未敢請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賜之夫人以主內事豈唯寡君舉群臣實受其貺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始祖唐叔以下先君皆寵嘉言神人胥悅也既成昏許昏成晏子受禮受賓享之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問興衰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爲陳氏矣不知其他惟知齊國必歸於陳氏公弃其民而歸於陳氏民怨公室而盡歸於陳氏齊舊四量齊國舊有四等之量豆區釜

造語絕工如謠如誦不說原因只冬現在其常奇其力厚其味深其色古又不是一種調拙于古今故可双於傳中亦寡

晏子知齊為陳氏矣不明諫早防乃于危酒之間私討議抑國事不可為乎弗加於海山上言陳氏收拾人心

鍾此四等量之別名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豆可容四升四豆爲區區容斗六升四區爲釜釜容六斗四升登成也釜十則鍾六斛四斗陳氏三量皆登一焉登加也加一謂加舊量之一焉以五升爲豆四豆爲區四區爲釜則區二斗釜八斗鍾乃大矣鍾容八斗故大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貸厚而收薄山木如市弗加於山價如在山不加貴魚鹽蜃蛤弗加於海價如在海不加貴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言公室賦歛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三老謂上壽中壽下壽皆八十以上不見養遇國之諸市屨賤踊貴踊刖足之屨也言刖足者多屨無用故賤踊有用故貴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燠休痛念之聲謂陳氏也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

踊貴以上言公重諸弃民

二子各言本國之亂而竟不言所以濟亂之術罪以誰諉

伯戲四人皆舜後陳氏之先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胡公四人之後周始封陳之祖大姬胡公之妃言陳氏雖爲人臣然將代有齊國其先祖鬼神已相助胡公共在齊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晉國衰弱不能征討故戎車不復駕馬晉政離散不能統一故諸卿不備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百人爲長言今皆非其人非其長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道殣相望餓死爲殣而女富溢尤嬖寵女家富貴過甚民聞公命如逃寇仇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皁隸八姓晉舊臣之族皁隸賤官政在家門大夫專政也民無所依君日不悛改也以樂慆憂慆藏也以逸樂之過藏憂患之萌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讒鼎之銘曰讒鼎疾讒鼎名也其銘云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昧旦早起也丕大也

前語要重此只因踊貴履賤四字逐詳述更宅首尾卽更深淺活潑

更宅之對孝不忘親虫不忘君仁被下民晏嬰真春秋之君子

言夙興以務大顯後世猶有怠懈況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問何以免此難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肸聞之公室將卑而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肸之宗十一族同祖爲宗唯羊舌氏而已肸又無子無賢子公室無度無法度幸而得死言得以壽終爲幸豈其獲祀未必有子孫得承其祀者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以下隘小囂聲塵土請更諸爽塏者易爽明塏燥之地辭曰君之先臣容焉先臣晏子之先人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不敢勞煩鄉里之衆爲已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

言更定意在近市言近市意在貴踊言在貴踊意在繁刑言繁刑以結案前語此是文家氣脉融大如矣

此等議論皆揮在此傳頗少此固是文記源本

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繁於刑是時景公用刑煩有鬻踊者有作刖足者之屨以賣於市故對曰故晏子規諫以對踊貴屨賤刖足者多故踊貴而屨賤既已告於君晏子既已告齊景公故與叔向語而稱之故與叔向宴語而及之傳護晏子令不與張趯同譏景公於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小雅巧言君子如祉如行也祉福也亂庶遄已庶幾亂疾止其是之謂乎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而成矣既拜拜謝新宅乃毀之而爲里室皆如其舊本壞里室以大晏子之宅故爲里室而復之如前日之舊則使宅人反之還其故室且諺曰非宅則卜唯鄰是卜卜吉鄰二三子先卜鄰矣二三子謂鄰人違卜不祥君子不犯

尺更定而已毀之更其里人于人情似涉矯激然此如此乃爲君子

非禮去儉即奢爲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豈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因陳無宇以請於公景公乃許

晏子薦宅一事至有四善乎君不忘親孝也諫不忘君忠也不煩里旅老母里室仁也不肯違卜不犯不祥禮也

晏嬰智矣壯後市井之便獨不復闔廬之奸乎壯必繁刑之弊獨不壯深厚施之失乎左氏未此一端未必無言

此耕奉述楚子致命之詞以請諸侯語亦委婉

此司馬侯言晉尚所命予天以觀楚之德虐以語深達天道

楚子使椒舉求諸侯 昭公四年

按楚靈篡位不務修德而欲借晉之威以召諸侯爲計疎矣司馬論晉三殆而勉君修德自是確言然賢如子產何不以修德之言勉楚子而爲盛德之累不少

楚子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楚靈王欲會諸侯使往晉求之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于宋曰晉楚之從從晉從楚諸侯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寡君願結驩于二三君使舉請間使我來問閒暇之時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不可不許楚請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而後降楚以大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使楚

文勢稱首
好

此先發恃險三句以歷晉侯濟天之心辭語亢厲正占地步

能終享之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修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況諸侯乎若適淫虐若楚終適淫虐楚將弃之雖楚國猶將弃之不以爲君吾又誰與爭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表裏山河而多馬冀北產馬齊楚多難二國多篡弑之禍晉獨無之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四嶽東嶽泰山南嶽衡山西嶽華山北嶽恒山三塗太行轘轅崤黽三山陽城山名淆水所出大室即中嶽嵩山也荊山荊豫二州之境中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此皆九州險地立國於此夫豈一姓無德則滅之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興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爲固也從古以然是以

以上申恃險與馬之殆是不一姓世興國焉鄰諸變幻

以上申虞人難之殆或多難兩語千古確言

援引劉劭帰結縝密

引古收尾若論語指卻有餘味

先王務修德音以享神人幽則德通於神明則德通於人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啟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若何虞難如何可以度人之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因此得立小白而霸至今賴之晉有里克之難里克丕鄭事在僖九年而獲文公重耳立霸諸侯是以爲盟主衛邢無難敵亦喪之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修政德亡於不暇雖逃危亡猶且不暇又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乃許楚使使叔向對曰寡君有社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不但自來朝楚諸侯君實有之

何辱命焉椒舉遂請昏晉侯許之楚子遣舉時兼使求昏晉許之楚子問於子產曰時子產從鄭伯在楚故問晉其許我諸侯乎言晉許我會諸侯否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安於少小不能遠圖其大夫多求貪求莫匡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往日盟宋又有相交見之約若不許君將焉用之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從宋之盟承君之歡不畏大國何遠不來不來者其魯衛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魯魯衛偪於齊而親於晉惟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言楚威力所能及誰敢不至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於人不可求人以快己意則人必違之與人同欲盡濟若與人同欲則人無不從也

晉國

句錯變

馬之淦不可恃而游國之難不可靈司馬侯之言令人皺然無後是起寓親其淦亦此意

共相可得之則批而卒易

通篇以出沐藏沐組識成文

大雨雹 昭公四年

按是時宿襲位世卿將毀中軍專執兵權以弱公室故數月之間再有天變申豐者季氏之宰也不肯端言其事故暴揚於朝歸咎藏氷之失則亦誣矣

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氷陸道也夏十一月日在虛危氷堅而藏之西陸朝覿而出之夏三月周五月日在昴畢蟄蟲出而用氷其藏氷也深山窮谷涸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取積陰之水道達其氣使不爲災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皆得用氷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黑牡黑牲也秬黍黑黍也司寒玄冥北方之神故物皆用黑其出之也桃

文誠匪而非其旨將無有諱之而難言與

則此只用兩句收上轉下結極活

弧棘矢以除其災以桃爲弓以棘爲箭禳除其凶邪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在朝廷治其職事就官食者皆與享冰之用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啟之二月春分獻羔祭韭開冰室公始用之公先用示有尊火出而畢賦火星昏見東方謂三月四月中始畢賦冰自命夫命婦至于老疾無不受冰山人取之掌取冰縣人傳之掌傳冰輿人納之掌納冰隸人藏之掌藏冰夫冰以風壯而以風出因寒風而堅壯順春風而散用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周密普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淒冷也冷風使人悽慘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災霜雹無飛霜雨雹厲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冰不取深山窮谷之冰而藏川池之冰

東理謦欬

弃而不用風不越而殺越散也風不散越而肅殺以害物雷不發而震雷不發舍而震擊以害物雹之爲災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七月卒章曰一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

鑿理陰陽之政具見此篇

此先叙衆衛曹邾不會以終前傳子產所言不東之案

程以為歸一語規盡楚子之後

楚子合諸侯于申 昭公四年

按諸侯會楚獨魯衛曹邾不至以非楚威力所能及也椒舉勸楚子以禮為歸深得定伯之術而楚子不能從是以子產諸人知楚伯之不克世也

夏諸侯如楚 楚求合諸侯故諸侯往楚會之 魯衛曹邾不會曹邾辭以難 以晉有難為辭 公辭以時祭 魯以時祭為辭 衛侯辭以疾 果如子產所言 鄭伯先待于申 自楚先至會地 六月丙午楚子合諸侯於申 楚邑 椒舉言于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 言諸侯不苟於從服 禮以為歸 唯有禮者乃從服之 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 所當謹於行禮 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啟有鈞臺之享 啟禹子鈞臺在河南陽翟縣蓋啟會諸侯於此 商湯有景亳之命 河南

六王二公之礼
誓臣能歷陳
之而向戌子產
何不以禮規君
存聞存守之
對適是增羞
宋插入君子二
句此左氏之隱
語也

鞏縣西南有湯亭或言亳即偃師周武有孟津之誓將伐紂也成有岐陽之蒐岐陽在扶風美陽縣西北周成王歸自奄大蒐於岐山之陽康有豐宮之朝酆在始平縣之東有靈臺康王於此朝諸侯穆有塗山之會塗山在壽春東北周穆王會諸侯於塗山齊桓有召陵之師伐楚事晉文有踐土之盟晉侯作王宮于踐土君其何用於六王二公之事用擇何禮宋向戌鄭公孫僑在在會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選擇所用王曰吾用齊桓用會召陵之禮王使問禮於左師即向戌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薦獻所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其禮六儀也宋公爵故獻公禮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薦獻其所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鄭伯爵故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其禮與宋同所從言

中插此所謂
正覺有政
先叙曹衛曹邾
不至此又接入
宋徐二段以完
會事

前既以礼規之
此復以礼與法
並舉至陳成敗

之異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規正向戌子產二子過失卒事不規既終事無所規正王問其故對曰禮合諸侯之禮吾所未見者有六焉左師子產所獻之禮皆楚所未嘗行又何以規宋太子佐後至後至於會王田於武城久而不見椒舉請辭焉請王辭謝之王使往往謝曰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屬適也言適田獵以供宗廟之事寡君將墮幣焉恨其後至故言將因諸侯會輸幣乃相見敢謝後見敢謝不得及時相見徐子吳出也吳子所生以為貳焉貳心於吳故執諸申楚子示諸侯侈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六王啟湯武成康穆二公齊桓晉文也皆所以示諸侯禮也皆以禮示諸侯諸侯所由用命也從命夏

我福昭然目睹如王之不听何

上說美二子善守善相此又叙二子之言以終傳似又美其善料以終諸侯之良之業此皆一傳中血脉暗相接續文

左傳文苑

桀爲仍之會（會諸侯於仍國）有緡叛之（緡國惡其無禮而叛之）商紂爲黎之蒐（黎東夷國紂蒐兵於黎）東夷叛之周幽爲太室之盟（太室中岳也幽王盟諸侯于中岳）戎狄叛之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弃命也（弃其命令）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不成伯業）王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愎諫不過十年左師曰不十年侈其惡不遠（不能及遠）遠惡而後弃（惡遠則人弃之）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

中之會楚子爲主而不殊淮夷是故會之汴侯汴狄也楚慶弒麋以立而求汴侯於晉人許之中國從之執徐子圍朱方遂執於

慶封弒君而不以弒君之罪之者慶封不爲灵土服也不與楚討也

無瑕而后可以戮人此一語可

椒舉諫戮慶封 昭公四年

按慶封齊大夫與崔杼同弒齊莊公奔吳獲富靈王誅之亦不爲過舉但靈王弒姪奪位亦與慶封何殊君子謂以暴誅暴也

初慶封奔吳（慶封黨崔杼弒齊莊公襄二十八年奔吳）吳處以朱方（吳邑名）聚其族而居之富於其舊（富比在齊之富）子服惠伯曰（魯大夫）天殆富淫人乎穆子曰（叔孫豹）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將使聚其族於朱方而滅之旃之也）至是楚子以諸侯伐吳圍朱方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將戮慶封（欲聲慶封之罪而以刑加之）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言自己無瑕疵方可戮人之罪）

為討罪之案必有此等語作披而態方濃

慶封唯逆命慶封惟其黨於崔氏不順君命是以在此所以被逐於此其肯從於戮乎以靈王簒弒而得君故慶封必不肯默然而受戮也播於諸侯焉用之若慶封出言不遜使惡聲播揚於諸侯亦安用戮之爲也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慶封自負斧鉞聲其罪以爲諸侯之戒使言曰無或如慶封弒其君弱其孤立景公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靈王名弒其君兄之子麇麇几倫反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惡其聲已之罪

靈王身為不義而能以太義責愛封從出表而責直彰宜來愛者之訕以忘聲揚淫侈也

民可與樂成而不可與應始觀子產蠆尾之謗可見

子產作丘賦 昭公四年

按鄭微弱非丘賦不足以強之群言淆亂又不可因謗而遽止子產之見可謂卓然至若渾罕之論則經常可久之道

鄭子產作丘賦九夫爲井十六井爲丘每丘當出馬一匹牛三頭子產以鄭事晉楚賦役繁多故於牛馬之外別賦其田使之出粟也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爲尉氏所殺已爲蠆尾謂重賦毒害百姓如蜂蠆之尾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子寬以告子寬鄭大夫渾罕也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爲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吾不遷矣渾罕曰國氏其先亡乎子產以父子國

君子作法四句千古名言

左傳文苑

之字爲氏君子作法於凉其敝猶貪作法於貪敝將若之何姬在列者姬姓列爲諸侯者蔡及曹滕其先亡乎偪而無禮蔡偪楚曹滕偪宋又無禮以爲之本鄭先衛亡偪而無法鄭偪於晉楚而無法以爲之備政不率法而制於心以私心創立制度民各有心何上之有

丘賦之作乃子產權時救急子寬識之晏也然人間謗而然子產怡然不恤人言真賢大夫也子寬何足以去此

是儀也二句提起下叙昭公不能守其國家行其政令而失其民錯綜其洽

公如晉昭公五年

按禮在經國恤民用賢行政昭公乃習於威儀容止舍本事末防維不固卒致乾侯之變謂之知禮可乎

公如晉即位而往見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往有郊勞往有贈賄無失揖讓之禮晉侯謂女叔齊即司馬侯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爲此言何謂自郊勞至于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揖讓進退此儀文也不可謂之禮經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政在大夫不能取而歸公室有子家羈弗能用也羈莊公玄孫懿伯也奸大國之盟

論正德文心正旨

東陵頓挫

奸犯元年會號之盟陵虐小國伐莒取鄆利人之難往年莒亂而取鄫不知其私不自知有私難公室四分民食於他魯君食於三家與民無異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無爲公謀終始者爲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不知憂恤其所底禮之本末將於是乎在在恤民與憂國而屑屑焉習儀以亟不知大禮而屑屑以習儀爲急言善於禮不亦遠乎遠於禮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知禮之本原

叔齊治禮可得精細豈必有感於晉之失政六卿驕雅尊轍亦遠於托以諷諫云

按大叔之戒叔向可謂有先見之明其後果如其所料

排而冗又無相意頗可厭

叔向使楚昭公五年

按去年椒舉爲楚靈王求昏晉侯許之至是韓起往送女楚靈乃欲刖韓起而閹羊舌肸是以親易怨也故薳啟疆歷陳晉人才之衆世族之盛以見二使之不可辱

晉韓宣子起如楚送女叔向爲介鄭子皮子大叔勞諸索氏鄭地太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安能害及於人若奉吾幣帛慎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終無不復事雖已終皆可復行從而不失儀順從而不失吾可象之儀敬而不失威恭敬而不失吾可畏之威道之以訓辭道訓辭以通其意奉之以舊法奉舊法以致其命考之以先王以先

歎刑韓起而刑叔向於國何等法侈

有備無備二語確言以下至大有巡功一段言列國賓盡禮予至出有贈賄一段言本國主盡禮于賓總以禮字為箴

王之禮成其好度之以二國度晉楚之勢而行之雖汰侈若我何及楚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為閽別韓起之足使之守門而以羊舌肸為司宮加宮刑使為奄官長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薳啟疆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恥匹夫不可以無備況恥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朝聘有珪以珪為信享頫有璋享饗也頫見也既朝聘而享見臣為君使執璋也小有述職大有巡功設機而不倚朝聘之禮有設機進爵之時爵盈而不飲酒清人渴而不敢飲肉敗人餒而不敢食故爵盈而不飲宴有好貨宴飲以貨為好衣服車馬在客所無飧有陪鼎加鼎所以厚殷

歷遡有備無備利里畫張指掌

啟疆先述聖王以禮之事以啟發其心其言欲求恥人不可無備以恥其志議論剴切讀之惕然

不然奈何四字是急辭截在下

勤入有郊勞賓至迎勞於郊出有贈賄去則贈以貨賄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道也夫此朝聘享頫之道則禍亂興城濮之役晉無楚備以敗於邲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鄢自鄢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君臣和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求晉和親既獲姻親又欲恥之辱其使以召寇讐備之若何何以為晉備誰其重此其怨孰重於此若有其人楚有賢人可以敵晉恥之可也若其未有君其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麇至麇群也謂四年會申楚求諸侯則麇群而至求昏而薦女君親送之平公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恥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奈何若無其備奈何辱之

韓起之下趙成趙武之子中行吳荀偃之子魏舒范鞅知盈羊舌肸之下祁午張趯籍談女齊即司馬侯梁丙張骼輔躒苗賁皇皆諸侯之選也非凡人韓襄韓無忌子爲公族大夫韓須韓起嫡子受命而使矣須雖幼已任使事箕襄邢帶二人韓氏族叔禽叔椒子羽皆韓起庶子皆大家也韓賦七邑韓襄至子羽凡七人一人一邑皆成縣也賦百乘羊舌四族銅鍉伯華叔向叔魚叔虎皆強家也晉人若喪韓起楊肸肸食采於楊故云五卿趙成以下八大夫祁午以下輔韓須楊石石叔向子食我也因其十家九縣韓氏七羊舌氏四而言十家舉大數也長轂九百戎車九百乘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計餘守國者尚有四千乘奮其武怒以報其大趾伯華羊舌赤謀之中行伯吳魏舒帥之其蔑不濟矣君將以親易怨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群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使楚群臣往遺晉之禽獲以逞快楚君之心何不可之有反說何有不可言其甚不可也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謝遠敵疆使之無辱厚爲韓子禮王欲敖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叔向多智楚靈王不能困之亦厚其禮韓起反鄭伯勞諸圉地名辭不敢見奉使未反命故辭禮也

此下三事俱子產聘晉時所論說因而帶叙

析薪負荷自是切喻

子產歸州田於晉 昭公七年

按公孫段之州田得於韓起之私請段死而歸之起義之當然且爲國免戾爲豐氏免討子產於是乎有辭矣

子產爲豐施歸州田於韓宣子豐施鄭公段之子三年晉以州田賜段今段卒故子產以歸之於晉曰日君以夫公孫段爲能任事而賜之州田今無祿早世不獲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不敢以聞於君不敢以歸州田聞於晉君私致諸子宣子辭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其子不能背負肩荷其父之薪以微薄喻貴重施將懼不能任其先人之祿其況能任大國之賜縱吾子爲政而可謂可以不歸田

危難安國其計正遠此見子產之言貞而不諒

後之人若屬有疆場之言敝邑獲戾而豐氏受其大討後人若有治晉鄭疆場之事將以鄭取晉邑得罪豐施之家據有此邑必受大討吾子取州是免敝邑於戾而建置豐氏也敢以爲請宣子受之以告晉侯晉侯以與宣子宣子爲初言初言謂與趙文子爭州田病有之以有取州田爲已病以易原縣於樂大心樂大心宋大夫原晉邑以賜樂大心者韓宣子以州田從樂大心易原縣

後之人若屬有疆場之言一形淺懇而切便自入人

僖子知孔子之生 昭公七年

按僖子因已缺於禮而講學又囑其子學之可謂賢矣然能囑子于既沒之後而不能託國于生前豈欲用孔子而不及或猶有猶有不能用者在焉

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三月公如楚鄭伯勞於師之梁孟僖子爲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以此爲已病乃講習而問學之苟能禮者從之能知禮之人皆從而師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有達於至道聖人之後也聖人殷湯之後裔而滅於宋孔子六代祖孔父嘉爲宋督所殺其子奔魯其祖弗父何弗父何孔父嘉之高祖宋閔公之子厲公兄也以有宋而授厲公弗父何適子當立以讓宋厲公及正

必有達者以[illegible]
臧氏之言以證
之

住愈高而心愈
下世之以住為
驕者視此愧矣

以定其位應[illegible]
以立句

考父弗父何之曾孫佐戴武宣宋戴公武公宣公凡三君三命茲益共三命爲正卿位愈高而心愈恭故其鼎銘云考父廟之鼎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初命爲士次命爲大夫三命爲正卿循牆而走不敢安行大道之中亦莫余敢侮其共如是人亦不敢侮慢之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於是鼎中爲饘鬻饘鬻屬言至儉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紇武仲也曰聖人有明德者聖人之後而有明德在躬若孔考父若不當世得大位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得以壽終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說即南宮敬叔何忌即孟懿子皆僖子之子夫子謂仲尼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知禮則位安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

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效已矣僖子能補過是爲君子可則效者也

蘇轍

以僖子之賢而去夫子之為聖人也父之未亡以授之政則魯在東周在

叙桓伯致辭端肅正大偃然西周典型

辭命帶汲汲

規模正大而亦勁淨

此段近述具得國之始以見伐

周景王責晉伐潁 昭公九年

按晉率戎伐潁無王已極桓伯此辭詞嚴義正固宜晉之不能置辭而引罪也

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甘人周甘大夫襄也閻嘉晉閻縣大夫晉梁丙張趯皆大夫率陰戎伐潁陰戎即陸渾之戎潁周邑王使詹桓伯辭於晉詹桓伯周大夫以辭責讓於晉曰我自夏以后稷言我周自后稷在夏之世魏芮岐畢后稷以功受此五國爲西土長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二國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四國吾南土也肅慎燕亳三國吾北土也吾何邇封之有我周封疆外薄四海何近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藩屏周亦其廢墜是爲后世廢墜兄弟之國當救濟之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先王

周封疆外薄四海凡在此封內者皆非他人所宜有以責晉之不得伐穎也

此語絕工悄然在今時亦以為陳

景王周天子故以冠冕本原謀主自喻晉諸侯故以衣服水火民人喻之

左傳文苑

居檮杌于四裔以禦螭魅言檮杌略舉四凶之一下言四裔則三苗在其中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允姓陰戎之祖與三苗俱放三危者瓜州今燉煌郡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僖十五年晉惠公自秦歸晉二十二年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邑外為郊郊外為甸言戎取周郊甸之地戎有中國誰之咎也咎在晉后稷封殖天下修封疆殖五穀今戎制之不亦難乎難以治天下伯父圖之我在伯父我周之在晉侯猶衣服之有冠冕水木之有本源民人之有謀主也民人謀主宗族之師表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源專弃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言伯父猶然則陰戎無所可責晉率陰戎伐周邑故云然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豈能

世有二語叔向不諱晉過自是正理

此段宣子知晉之失改致田謝周王辭直一句下篇大開鎖

改物未能改正朔易服色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恭敬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滅宗周以宣示其後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王有姻喪使趙成如周弔且致閻田與隧反潁俘閻田甘大夫所爭者與隧謂兼致姻喪送死隧衣也潁俘伐潁所獲俘囚也王亦使濱滑執甘大夫襄以說於晉襄即甘人晉人禮而歸之

閻本周田晉為濟侯安得爭之本周王原在姻喪之間咎以戎狄之侵所以致田反俘竟執甘襄以悅晉又何卑也

此篇言自滑稽理屬言激一膳宰而有此見解真奇人也

晉人謂叙申生事左傳不如檀弓然彼犹可相伯仲此章真不如遠云

屠蒯諫晉侯 昭公九年

按師曠樂工託石言而諫疲民之過屠蒯膳宰也借飲酒而諫忍臣之非晉祚之所以不遽斬者毋乃多諫臣之力耶

晉荀盈如齊逆女還六月卒於戲陽殯於絳未葬盈知罃子謚悼子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禮記檀弓屠蒯作杜蕢請佐公使尊公之使人執尊酌酒蒯請爲之佐許之而遂酌以飲工工樂師師曠也屠蒯酌酒飲之以示罰曰女爲君耳樂所以聰耳故爲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紂以甲子喪桀以己卯亡子卯爲忌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學人謂習樂之人爲疾忌月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荀盈死喪如股肱虧損何

痛如之其爲疾痛甚於子卯不樂女弗聞而樂謂不聞此義而作樂是爲君耳而不聰此宜罰也是不聰也又飲外嬖嬖叔嬖叔外都大夫之嬖者飲之酒以示罰曰女爲君目職在外主視故爲君目將司明也服以旌禮衣服精粗所以旌表吉凶之禮禮以行事禮節輕重所以推行政令之事事有其物物類也奉承其事各從其類如弁冕爲吉衰麻爲凶之類物有其容服從其物各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作樂勸會是以哀戚之容用喜樂之物也而女不見是不明也謂不見此容而吉服是爲君目而不明此宜罰也亦自飲也酌酒自飲以示罰也曰味以行氣謂和五味以行血氣氣以實志血氣平和所以實其志慮志以定言在心爲志發口爲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二御謂工與嬖侍失官不聰明也言君不能出令正其罪而司

一言而說其也並波及其臣所謂利溥非耶

味者言之是出位之罪也公說徹酒初公欲廢知氏知氏即荀氏而立其外嬖以代荀罃爲是悛而止悛改也秋八月使荀躒佐下軍以說焉躒荀盈子知文子也使佐下軍代父以自解說

此傳信孟淳于髡東方朔之言多小抵此陳曠東工也托石言而諫瘦汰之也屠蒯膳宰也供飲酒而諫忍惡之非晉祚所以不遠斬其母乃多諫惡以為之制耶

晏子處四族之變而志不忘君可謂大義矣

晏嬰不助四族昭公十年

按欒高二族出惠公之後其族強於陳鮑二氏然陳氏厚施晏嬰素知其有傾齊之志今又教之使無蘊利所以益培陳氏之基而速其傾齊之勢也

齊惠欒高氏皆嗜酒欒高二族即子雅子尾之後皆出惠公信內多怨信婦人之言故怨多彊於陳鮑氏而惡之去其族強於陳鮑二族又惡陳鮑二家所爲夏有人姓名告陳桓子曰子旗子雅子子良子尾子將攻陳鮑亦告鮑氏又以告鮑氏陳鮑方睦二家同心遂伐欒高氏子良曰先得公欲以公自輔助陳鮑焉往言得公可以制陳鮑遂伐虎門欒高欲入景公不聽遂伐公路寢之門門盡虎故謂之虎門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之外四族召之無所往欒高

執軸與不死
莊公之難同

左傳文苑

陳鮑皆召晏子晏子俱不往其徒曰助陳鮑乎曰何善焉言陳鮑無善可助助欒高乎曰庸愈乎言無勝於陳鮑者罪惡均也然則歸乎曰君伐焉歸言公方被伐我何所歸公召之而後入景公召之晏子乃入戰于稷公使王黑與欒高氏戰于祀后稷之處欒高敗陳鮑分其室分欒高之所有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勸陳桓子以所分欒高之物納於景公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德辭遜爲懿美之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強所以見利不可強取思義爲愈見利思義乃爲勝義利之本也蘊利生孽藏利則利未可保而害已隨之故云生孽姑使無蘊乎可以滋長無藏利以自禍庶幾可以滋益長久也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于莒邑名

讓不可忘利不可強晏子辭之晰是然
陳氏厚施於國後以蘊利生孽殺之渡
不益厚施以傾齊乎

左傳文苑

按蔡侯雖弒父而立然弒子弒其君麋乃誘而殺之是以亂治亂也

叔向論楚克蔡 昭公十一年

按蔡靈侯弒其父景侯以自立楚誘而殺之是天假手以斃蔡也而在楚亦非有道之國故不出二年遂有乾谿之縊豈非天乎

楚子在申（楚邑）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靈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感（音憾蔡近於楚楚常恨其不從順）今幣重而言甘（句法）（今楚以重幣甘言而召我）誘我也（蓋欲誘我而害之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不從大夫之言）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殺之（因其醉執而殺之）公子弃疾（弃疾靈王弟共王少子）帥帥圍蔡韓宣子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於其君（靈侯弒其父景侯而自立）而不能其民（不得民心）天將假手於楚以

論亦極暢然未極精宛之故

誘殺已非其正冬十一月滅蔡又殺其隱太子以祭商山抑又亟暴矣十三年即有乾谿之溢叔向之言符若左券矣

左傳文苑

斃之天借手於楚人以討弑逆之罪何故不克然盼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用奸計而僥倖得國此偶然之事不可再舉楚王奉孫吳以討於陳孫吳悼太子偃師之子也陳公子招子過殺偃師楚弃疾奉孫吳以伐陳曰將定而國訐言將納孫吳以定汝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遂滅陳以爲縣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免必受其殃惟僥倖而再勝必自受其殃咎弗能久矣必無長久之理桀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而殞其身桀爲仍之會有緡叛之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故伐而克之楚小位下楚國小於夏殷而位卑於桀紂而亟暴於二王而數行暴虐甚於桀紂能無咎乎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且譬之如天取喻如天其有五材而將用之金木

喻得收結奇絕言天之用猶統人之用五材也

水火土五者之材爲人所用力盡而敝之是以無極不可沒振五者之物用久則必有敝盡二則棄損故言無極二猶救助也不可沒振如沒於水不可復救

楚與蔡風世仇怨特以利在土地可行殺在君國在國刑在士七人何在慘也所以陲克蔡而終受在咎如此向之言也

申無宇論城陳蔡不羹 昭公十一年

按弃疾之不可居陳蔡其利害禍福無宇道之詳矣靈王竟不能聽以召陳蔡之亂乾谿之役其誰貽之

楚子城陳蔡不羹 陳蔡四處皆楚要地至楚靈王始爲城 使弃疾爲蔡公王問於申無宇曰弃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 子元鄭公子莊公寘子元於櫟桓十五年厲公因之以殺櫟大夫檀伯遂居櫟使昭公不安位而見殺 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于今賴之 城穀在莊三十二年 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 上古金木水火土謂之五官五官之長專盛過節則不可使居邊境五官之屬細弱不勝其任亦不可使

用事多內不勝揚骨

司子元管仲正見棄疾不宜在陳蔡

心內不在叫起

居朝廷親不在外羈不在內親用之人不久居於外羈旅之人不久居於內今弃疾在外鄭丹在內弃疾親也居外爲蔡公鄭丹羈也居內爲右尹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城陳蔡不羹得失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曼伯檀伯也厲公得櫟又并京實殺曼伯以取鄭國宋蕭亳實殺子游蕭亳二邑大城也宋羈公立子游群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蕭叔大心與群公子殺子游齊渠丘實殺無知渠丘大城也莊九年齊雍廩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公蒲戚二邑大城也襄十四年出獻公若由是觀則害於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樹木末大者必折其本獸畜尾大者必不運掉君所知也

王者建國強本弱枝申世字如大如細之治屋大不掉之說足為萬戒

辭命妙品

此傳寒寒若淡叙極奇變

晉侯享諸侯 昭公十二年

按晉以師長之故必于一壺矢之中形于言詞之表何其言之不根也據理而規伯瑕其知道乎

晉侯享諸侯晉昭公以齊衛鄭俱來朝爲設燕享之禮子產相鄭伯辭於享請免喪而後聽命時鄭簡公未葬晉人許之禮也晉人不奪孝子之情故曰禮晉侯以齊侯宴晉昭公以齊景公飲酒中行穆子相荀吳相禮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如淮水之清有肉如坻坻水中高地寡君中此爲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澠齊水名如澠之清有肉如陵陵大阜也寡人中此與君代興更代而興亦中之伯瑕謂穆子曰子失辭吾固師諸侯矣壺何爲焉言固爲諸侯師長何假壺爲輕重其以中

恃其軍師卒乘爲晉德不衰於古穆子失辭之中又失辭矣

左傳文苑

雋也言雖中不足爲雋異齊君弱吾君欲與代典弱之也歸弗來矣穆子曰吾軍師強禦卒乘競勸爭相勸勉今猶古也晉德不衰於古齊將何事公孫傁趨進曰日旰君勤言日已晚君已勞可以出矣以齊侯出乃奉齊景公以出

鄭子產相而曰禮也晉穆子相而曰貴薛齊公孫傁曰趨進曰以齊侯出三大夫之僭勞隱然言外

迂而之戴

叔向知人 昭十一年

按單子周單成公也爲王官之伯長天子使之命事于戚之會叔向以言貌卜其將死蓋有得動乎四体之幾耶

單子會韓宣子于戚單音善宣子韓起也戚地名視下言徐其視卑下其言徐緩叔向曰單子其將死乎朝有著定在國而朝則有表著之位會有表在野而會則設旂以表位衣有襘衣則有領會處帶有結帶則有交結處會朝之言必聞于表著之位言而聞于表著之位則不失之徐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襘之中視而不過襘結之中則不失之下所以道容貌也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則有闕二者或失則於事爲有闕今單子爲王官伯伯長也而

命事於會天子使之命事于戚之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視過於襘結非所以導容貌言不聞於表著非所以昭事序也不道不共不昭不從容貌不導故不恭言語不昭故不順從無守氣矣神氣不守其體矣是歲冬單成公卒

容貌心景也辭氣心聲也言心表著之位則言足為昭視之結襘之中則貌足道容如是而後神耐其禮氣宇其宅單子反之故叔向下其言也

丙終世猶然却亦有改

叔向論魯廢禮昭公十一年

按昭公以知禮聞如晉之役司馬侯譏其失禮而親喪又禮之大者不顧親而蒐于北蒲可謂知禮乎卒致乾侯之變有以也夫

齊歸薨昭公母胡女歸姓薨死也大蒐于北蒲地名非禮也喪不廢蒐非禮之甚葬齊歸五月薨九月葬公不慼昭公無哀戚之容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謂母死也國不廢蒐蒐于北蒲有三年之喪為母齊哀三年而無一日之慼昭公不戚國不恤喪不忌君也是國人不畏其若也君無慼容不顧親也謂國君不顧親死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失其國二十五年昭公出奔

國之所恃者區區禮教可況親喪又禮之大者奈何紳空空之間而慘怛心形所以滿之蒐而繽紛墜地禮教一旦蕩然是何恃而不畀

三節將順末出諷諫中間更襍有襯貼構法儘完淨宛如一篇序記文字

子革規楚靈王 昭公十二年

按傳稱穆王能聽祈招之詩而還國史氏賢之楚君聞子革之諫不能自克辱困乾谿安問周鼎耶鄭田耶諸侯畏之耶左氏引仲尼之言蓋深誅楚圍之不君而舉聖言以嘲之耳

楚子靈王狩于州來狩冬獵也次于乾谿楚圍徐故次以爲之援右尹子革夕子革即鄭丹暮見謂之夕王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楚始封君與呂級齊太公之子丁公王孫牟衛康叔子康伯燮父晉唐叔之子禽父周公子伯禽並事康王成王子釗四國皆有分齊晉魯衛皆分珎寶之器我獨無有今吾使人于周求鼎以爲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先王熊繹辟在荊山蓽路藍縷路車也以柴爲車衣服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

既云以事天子以共禦王事都乃云今周典四國服事君王以明是訛刺之王之無君將其辭也妃故祈父未達以為典王言如响耳

雨語簡隋

曰周不受非鄭敢愛田楚灵雪辭之心已隱然

左傳文姬

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桃方棘矢以共禦王室不祥之事林少所出齊王舅也成王母齊文公女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

雨語

皆其愛鼎王曰靈王又問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陸終氏生六子長曰昆吾少曰季連季連楚之祖故謂昆吾為伯父昆吾嘗居許地故曰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

雨語

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四國即陳蔡二不羹其兵力專足使之畏又加之以楚

雨語

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議其順王意如響應聲國其君之何其如楚國之望何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亦將斬矣子革以已喻鋒亦言摩厲待王之出將以已之鋒亦斬王之淫慝王出復語又與子革語左史倚相趨過倚相楚左右史王曰是良史也子舍視之是能讀三墳即伏羲神農黃帝之書五典即少昊顓頊高辛唐堯虞舜之書八索九丘八卦之說謂之八索九州之志謂之九丘對曰臣嘗問焉言嘗就倚相而問昔穆王欲肆其心肆極也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謀父祭公名周

雨語

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為鏚秘鏚斧柄也言王命破圭玉以飾斧柄敢請命請制度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

雨語

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如響應聲國其君之何其如楚國之望何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亦將斬矣子革以已喻鋒亦言摩厲待王之出將以已之鋒亦斬王之淫慝王出復語又與子革語左史倚相趨過倚相楚左右史王曰是良史也子舍視之是能讀三墳即伏羲神農黃帝之書五典即少昊顓頊高辛唐堯虞舜之書八索九丘八卦之說謂之八索九州之志謂之九丘對曰臣嘗問焉言嘗就倚相而問昔穆王欲肆其心肆極也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謀父祭公名周

雨語

信稽王事小寓規諷既不將所又易動人此子

華之善諫
按左史倚相号
通墳典豈其不
聞祈招之詩意
者子革欲藉以
諷王倚相亦嘿
喻其意故不典
辨耳

卿士招祈父名周司馬也祭公方諫游行故作司馬之詩此逸詩也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祇宮王聞諫而止故得善終免於篡弑臣聞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王問子革能知祈招之詩對曰能其詩曰子革舉其辭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愔愔安和貌言祈父掌甲兵愔愔然安和不用用能昭明王之德聲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金玉取其堅重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言國之用民當隨其力任如金冶之罷隨罷而制形故言形民之力去其醉飽過盈之心王揖而入揖子革饋不食寢不寐數日深感子革之言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不能自克勝其私欲以及篡弑之難仲尼曰論其事古也有志志書也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明年王果被弑

左氏之文大章卓諫此篇三問三答婉曲有味章法句法尤為奇絕

宣子叔向論楚子干 昭公十三年

按弃疾嘗爲蔡邑宰苛慝不作子干出奔晉十三年而楚人不迎其歸故宣子卜干之難得國而許弃疾之得國蓋明于五難五利之說者也

初共王無家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欲立太子不知適從乃大有事於群望大祭祀於群望星辰山川之神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群望奉璧以請群神曰當璧而拜者立五子若有當璧而拜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望卒事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大室之庭太室楚祖廟巴姬共王妾使五人齊而長入拜從長幼序康王跨之康王熊昭也跨過埋璧之上靈王肘加焉靈王熊虔也拜時手肘加于璧之上子干子皙

精簡有法

文子神妙

單論子干與及平王
此先述子干之不能為國如辭與鍊
極而不精與國語相近

皆遠之與埋璧處相遠平王弱抱而入弃疾弱幼使人抱以入拜再拜皆厭紐初埋璧時微見璧紐以為審識弃疾再拜皆壓紐之上鬬韋龜屬成然焉知弃疾得立故以其子成然託之且曰弃禮違命弃立長之禮謂卜於神違當璧之命謂立康王楚其危哉子干歸子干在晉觀從欲作亂矯蔡公命召之使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有人而無主二也有主而無謀三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為羇終世可謂無民亡無愛徵奔楚

次述弃疾之可以有國反復奉子干以此數之文机變幻

以五利去五難一句總收又奉子干以證之詞更精采

人無愛念之徵證可謂無德王虐而不忌靈王暴虐無所畏忌將自亡楚君子干借使楚人欲立子干涉五難以弒舊君誰能濟之有楚國者其弃疾乎君陳蔡城外屬焉時穿封戌既死弃疾兼領陳事方城之外皆屬弃疾苛慝不作盜賊伏隱上不為虐惡之政以厲民民不為盜賊之行以奸上私欲不違民無怨心不以私欲違民事民亦無怨先神命之國民信之先神謂群望芊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楚芊姓楚之先代常是少子得立獲神一也當璧拜有民二也民信之令德三也無苛慝寵貴四也貴妃子居常五也弃疾季子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則右尹也官之卑數其貴寵則庶子也寵卑以神所命則又遠之遠當璧之命其貴

亡也位不尊其寵棄矣父既沒民無懷焉非令德國無與焉無內主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皆庶賤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衛姬齊僖公妾小白其所生有寵於僖有鮑叔牙賓湏無隰朋以爲輔佐有莒衛以爲外主齊桓出奔莒衛是有舅氏之助有國高以爲內主國氏高氏齊上卿從善如流言其疾下善齊肅齊嚴肅敬不藏賄清也不從欲倫也施舍不倦施舍猶言布恩惠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犬戎狐姬晉獻公妾重耳其所生有寵於獻好學而不貳生十七年有士五人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五士從有先大夫子餘即趙衰子犯即狐偃以爲腹心以二子爲文公腹心

之託有魏犨賈佗以爲股肱稱五人而說四士賈佗又不在本數蓋叔向所賢也有齊宋秦楚爲之外主齊妻以女宋贈以馬楚王享之秦伯納之有欒郤狐先以爲內主謂欒枝郤縠狐突先軫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弃民惠公懷公不恤其民民從而與之民無所歸從而歸心於文公獻無異親獻公之子九人唯文公在民無異望惠懷不恤其民民歸文公天方相晉將何以代文將有何君可以代文公者此二君者異於子干共有寵子國有奧主弃疾當璧故共王以爲愛子弃疾爲蔡公故楚國以爲奧主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逆何以冀國何以冀望有國而君之乎

此篇立難立利呈爲二子立案五利主

左傳文苑

中世不聞達者尤為緊要蓋多樸之
會恆達者非相時而處試觀齊桓晉
文為匏叔國高之達者是稱魏樂鄧
之達者於典羽翼何事不濟萬子于
世外十三年並世達者與游是以世
暴而處二而見尤其何非濟通以為
弃疾驅諫雅而符其聖之兆也